

第二十三屆五虎崗文學獎／小說組推薦獎—故障

瀛苑副刊

今天她起得隔外早，太陽光線才剛走到她腳跟上，便醒了。

也許是因為早，所以一切出奇順利，費時的臉上功夫一次定妝；衣服的選擇也很快速，她很清楚自己今天的心情；捷運不用因人塞爆，而數次自動放棄上車，今天她不但順利上車，還幸運的有空位可坐。

其實有空位可坐，並不是很重要的事，她還年輕，身體還行。

她沒有在密閉晃動空間看書的習慣，也不喜歡假寐（因為她只會更清楚感覺到自己的封閉）。她喜歡什麼？嗯，她想，她喜歡看人，一個由下往上的角度，一個平常少有的角度，一個適合窺看別人在眾人之中，獨自一人的表情，他們的空間是開放的，但靈魂是封閉的。

她。

一個人，帶點自戀地盯著車箱玻璃面板上反射出來的自己，那個總是沒有太多表情的女人，對她而言，這是一面公開的鏡子，不是在相機前，她的笑容不能理所當然，所以她不能笑，若她笑，別人只會覺得她是不是在發神經？

這究竟是關於一個什麼樣的問題？宗教？道德？良知？責任？或者—什麼都不是。但，事實就是這樣。

這一次，也許是為了讓別人保有安全感，所以她不能笑（她一直以為微笑是最友善的表現，但有時似乎卻又不是這麼回事）。

不能笑。

她告訴自己盡量不要在這個時間地點，想快樂的事，因為不合時宜。不合時宜？那何時才適合想快樂的事？何時？（嘆了口氣）她深情款款望著黑玻璃中的自己，承認，她始終沒有給自己一個明確的答案過，因為—她想不出來。

刷了卡，進了位在六樓的公司，今天她果然最早到。將皮包放上位子後，她便急著將公司內部的燈光逐一打開，即使外頭又熱又亮，足以弑人，她仍是關在科技的白日裡過活，而非曝露在自然的陽光之下。

她先扭亮會計部的燈，再來是業務部，經過長長一排閃著虎視眈眈折射光芒的透明玻璃主管辦公室，來到方才進來的大門，一百多坪辦公室的另一邊，是工程部，她沒有走過去，直接走出兩片沉重透明的玻璃大門，在電梯前左轉，進入一個溼濡的暗室，屏住氣，用一種小時候怕被鬼發現的稚氣舉動，啪！的一聲，猛然打開廁所所有的燈，然後—逃掉。

立即轉身就走的她，因腹部傳來鼓脹感，猛地收住外奔的雙腳，怕鬼的障礙敵不過實際的生理需求，她趕緊進了廁所，解放掉今天的第二泡尿液。

瞪著馬桶上失去彈性的把手，她雙拳握緊，皺眉憤恨看著小小池中淡黃色液體，惡毒咕噥的咒罵聲藏在她喉嚨底處，像一個正在籌備巨額唾液的惡毒老婦，滾動發出幾個晦暗不明的聲音。

她準備隨時便要將它們拋出來，就像放泡尿那樣容易。

東張西望拉開門，走到最裡處，她試著打開廁所專放清潔用具的空間，尋找一個勺狀的器具，或是小桶子什麼的。現在，她腦中塞滿各式各樣外胖中空的東西，只要能裝水，只要有個勺狀的器具，她就可以掌握住一定額度的水量，然後，痛快地沖掉那灘令人不愉快的黃色液體，尤其那還是她製造出來的不愉快物質。

推不開，門被人鎖住了。

她瞪著門，不過是些拖把、水桶、毛巾、清潔劑之類用具，有必要鎖門嗎？

有必要嗎？

反正打掃阿姨覺得有必要，那就這樣吧。

就……這樣吧。她告訴自己。

日光燈的白光，從頭頂照射下來，將她身外體內的黑塊，襯得一覽無遺；她臉部皮肉呈現一種輕微下垂的姿態，帶桃花的眼裡，藏著一抹陰影，像片片桃花落在她眼底，卻不經意留下了點點斑跡。

放棄自己解決這條路，回到位子，發現公司仍無人來，她坐下，伸手拿起桌上仍冒著白氣的熱包子，肉的味道從軟嫩的白皮裡透露出來，她聞著，總覺得有點油膩噁心，低下頭，透明塑膠袋上凝結冷掉的水珠，陡然闖進她的雙眼，壓在桃花黑影上頭閃爍著淒冷陰光，莫名地，她開始進行一種無法自我控制的思考。

她身體製造出來的物質，正以一種尷尬的形式，留在那方狹隘密閉的空間裡，被她以身體排泄為由，粗率地下放在那灘不能流動的狹小水池之地，經過時間與空氣的作用，它將漸漸發散出令人不悅的氣味。最糟的是，運氣不好的人，將會像參觀博物館上陳列的展示品一樣，驚然看見她一的一尿！

她們會呼氣，掩鼻，擠眉弄眼，一臉嫌惡，然後夾帶隱隱的憤怒，毫不猶豫「碰！」地關上那扇門。（只因單純的臭味，就能引發她們的憤怒？是嗎？）光是想像那一小窪黃澄澄、淡淡散發出異味的生存必需排泄物，她就覺得臊（感覺到一股熱氣浮昇至她美麗的臉部），這本來似乎也沒什麼，現代人搞性關係就像撒泡尿一樣簡單容易（這本來不就是很簡單的生理需求嗎？），但像這樣死賴著不走，又呈現出半公開化的局面，的確造成她的不便。

雖然人人都會有，而且一天產量不只一次（比人一生做愛的次數還多上數百倍不止

），但次數多，就可以變成習慣，然後逐漸轉為自然而然的定律，似乎無法在這裡獲得印證，這個舉動，可因習慣而順暢自如，但被人瞧見卻永不可能自——然——而——然。怕別人認出筆跡，她快速開了個word檔，輸入「故障」兩個大字，將字型大小放大成48，字體為標楷體，列印，在主任凌亂辦公桌上的兩個膠台間，選擇撕下一塊紙膠帶，回到一切無恙的現場，尖著耳朵，探聽身後有無來人，她因太過緊繃，而導至整個腦子呈現一種膨脹到極致發白發疼的狀態。然而，這並不影響她動作的敏捷性。一氣呵成地回到座位，方才落座，拿起收整乾淨桌上，那團失去溫度的包子，一聲「早安！」讓她手中的包子在半空中狠狠震了一下，抬頭，對業務部的小如溫暖笑了笑，匆匆低下頭，咬了一口手中的包子，木然咀嚼了幾下。嗯，都涼了。

打掃阿姨穿著棉質百花怒放圖樣的薄質上衣，於早上十一點準時出現在廁所的最裡處。先擠了一大團洗手台上香噴噴的洗手乳，馨香氣味軟化她平常緊皺的眉頭，感覺香氣因她洗手的動作而更加芬芳，阿姨閉眼，顯得有些沉醉。

這一罐洗手乳的價錢，是阿姨一家五口一年半的肥皂錢，從身上背著的米色大型購物袋裡，拿出一個透明塑膠袋，將台前的洗手乳拿近自己，使出全身力氣，像台速度調至最快的按壓機，瘋狂地將白的像絲綢的洗手乳，擠進袋內。阿姨不是沒想過整瓶帶回家，但心裡總覺得不安，於是便想了這個折衷的辦法。

打了個結，阿姨雙手捧著有些冰涼的軟物，小心翼翼收進袋裡，轉頭，看著鏡中的自己，笑了。

背著一下子變得沉甸甸的購物袋，阿姨嘴角沾著抹笑，仍殘留污漬的手從皺巴巴的黑褲子裡掏出鑰匙，開了儲藏室的門，把自己的袋子，放在裡邊一個白色不用的洗手台上（那裡從沒出過水，只是一個阿姨放置皮包的凹槽），拿出洗刷工具，阿姨開始今天的打掃工作。

先將廁所打量一圈，沒唸過書的阿姨，不知道那張紙條上究竟寫了些什麼，走過去，一把撕下來揉了兩下，便要往垃圾桶裡扔，但一陣腥臭味阻止阿姨的動作，幾乎是馬上就知道發生了什麼事，僵著平板的臉孔，憋住氣的表情，阿姨像具死白雕像。砰！不小心太大力關門，阿姨被自己製造出來的聲響嚇了一跳，驚懼的瞪大雙眼，攏著眉，皺著嘴，慢條斯理地將手中早已皺巴巴的紙條，用帶著濕氣的粗短手指，小心攤平，沿著舊有的膠帶痕跡，重新貼回門上，然後，開始今天的打掃工作。直到完成早上的工作，阿姨還是不知道，上頭的那兩個字，究竟寫了些什麼。

下午三點，室外的空氣隔著玻璃，向他們展示熱暑的威力，空氣流動極不正常，像團蒸氣，緩慢的一整體的一逐漸往上飄搖——

辦公室始終清冷地像座冷凍庫，而今天卻浮散著一層淡淡焦躁分子，主管敏銳的嗅覺，感覺到了！所以更加集中精神盯緊每個人，主管看向小如，又看向別人，感覺他們將成為一群造反的囚犯，只等一個契機，他們便要搞起革命。

她站起身，知道主任抬眼關注了一下，她不在乎，應該在乎的，但她沒有，挺直腰桿走出去。

廁所裡的紙條仍在，只是皺了。

她走進離那間最遠的廁所，出來，便遇見阿姨進來進行下午的打掃工作。

「阿姨，那間廁所壞了。」

「偶朱道呀，妳們要叫警衛打電話找人來修啊。」

她「喔！」了一聲，走出廁所。

阿姨在廁所裡。?!?! 砰！砰！帶點平常沒有的焦躁，對待裡頭可憐沒有生命，一群在廁所裡默默工作的服務人員。

她走進茶水間，伸手取紙杯，卻突然看見熱水器裡冒著泡泡的熱水，放下手，抬腕看眼手錶，放下手，走到落地窗邊，凝望橙橘色的城市一會兒後，從裙裝的口袋裡，掏出一根煙和一個昂貴的金色打火機。「啪！」點上了火，她塗著水亮唇膏的雙唇趕緊湊上煙屁股，惡狠狠吸了一口，整張臉瞬間變得愁苦起來，移開煙，朱唇微嘟，白色矇矓的煙像鬼魂一樣，從她充滿性慾的豐滿雙唇裡，無聲息地飄出來，沒有停留，逐漸在這三坪大的茶水間裡，漸漸隱去。

她感到全身在那一秒鐘完全鬆懈下來，像個嗜毒的毒蟲，在忍了一個世紀後，終於能使出全身氣力吸進一口毒品。但，她的放鬆沒有持續太久，身後突然的聲響，讓她立即回頭。

「我不知道妳會抽煙。」小如淡淡看她一眼，伸手至牆上，從鐵製長條型的杯筒下，拉出一個杯子，不知是用力過猛，還是怎麼的？竟連著掉下兩個紙杯。

小如抓著多出來的那只紙杯屁股，雙唇厭惡地使勁，拱成一圈菊花似的小黑洞，硬是將手中的杯子，由下往上捅回去。

她看見紙杯的下半身，早已因小如的劇烈動作而扭曲變形。

「小如，妳可以把上面的鐵蓋子打開，就可以輕輕鬆鬆把多餘的杯子放回去。」

小如雙手捧著剛泡的熱茶，若有似無地吹著杯上飄渺的白煙，白煙立即呈現向四周游移的緩慢姿態。

小如原不想回答她，但突然看見窗外皮膚黝黑的洗窗工人，手中拿著一塊厚布，隔了

約兩步之遙，與他面對面，深深注視著他奮力挺進的模樣，令小如一陣口乾舌燥心跳加速，那瞬間，小如突然感到久違的撞擊，以唐突的介入闖進她的心，懼驚地澀縮一下，小如突然想起前幾天報告新聞，曾報導兩名工人，因長時間在大太陽底下工作，又未即時補充水分與電解質，造成體內多處器官耗竭而死，死亡前，體溫高居在41、42度上下，難以下降。

想到原應冰冷的兩具屍體，竟熱騰騰地被放進冰櫃，以小如的想像，這就像是將剛煮熟的肉食，被無知草率地置入冰箱。

小如第一次察覺到身上這件七分袖兔毛罩衫，是以多麼溫暖柔和的姿態，將她暖暖包圍，輕吹一下熱茶上空，一團熱氣白煙，轉著圈圈，向前撲去（有點像颱風移動的節奏），罩在窗外渾然未覺的工人下半身，奇異的，小如滿足地笑了。

茶水間裡的這兩人，此時才開始真正有興趣與身旁的人對話。

「知道，但我懶，我不是專門放杯子的人，為什麼要想那麼多？」

「這不是理由，其實妳可以更輕鬆將杯子放回去，而且不會傷害到杯子。」

「傷害到杯子？」小如像聽到一件荒謬的事情，裂嘴一笑，沒有笑聲，沒有溫度，頭頂上過冷的冷氣出風口，將綿延不絕的寒風，秘密吹進小如嘴裡，冷冷的風，敲擊在敏感的白齒上，一陣惱人的酸痛讓小如立即閉上嘴巴，結束這個不算微笑的微笑。

「妳呢？來茶水間不喝水，在抽菸？我平常怎麼沒看妳抽過，可真會隱瞞。」

喝了口熱茶，見落地窗外的強壯男人，蹲下身子洗低處的玻璃，小如感覺剛才嚥下的那口茶—好燙！

「我本來是來喝水的，後來又不想了，至於抽煙……妳想工程部追我的那些人，會期望我是一個會抽煙的人嗎？」她帶著輕微敵意說完，滿意的在小如平庸的五官上，看到排整出近似嫉妒的表情符號。

「唉！妳真辛苦，哪像我，最糟的部分全攤在身上最公開的部位，害我就算真心想隱瞞什麼，也沒那個動力。」小如蹙著那雙毛髮稀疏的眉毛，看見升降梯子將工人帶往另一個辦公室。

「小如！妳長的又不醜，其實只要妳肯稍微化點妝，修飾掉一些天生的缺陷，一定也是個美人胚子。」她心中因聽見一毫克的實話，而大大地處在震驚之中，儘管她表面不動聲色，但嘴皮子上立即呼出憐惜的情緒，接著一串漂亮的話，就這樣極自然地從她嘴裡—滑了出來。

「別安慰我了！」小如睨了她一眼，傾過頭，悄悄地笑了。

「我是說真的，整間辦公室裡沒有一個女人不化妝，要是她們全卸下妝，妳才會發現那些化妝品有多神奇。」

「真是這樣？」小如看見工人又朝她們這移動過來，心中的希望重新被燃起。

「唉。」她重重點頭，將煙屁股拿到洗手台燒熄。

滋……

這一聲不像東西被熄滅，倒像什麼東西熟了。

一個男人的身形閃過茶水間外面。

「妳知道廁所裡那張『故障』是誰貼的？」小如意興闌珊地問，收回目光，改放在視線有些游離的她身上。

「我怎麼知道！」她轉頭，迅速拉開窗，將小小溼溼的煙屁股，扔出窗外，關上。

「這樣。」小如板起臉，粗鄙地注視著她的動作。「剛才阿姨要我和警衛說，為什麼她不自己去講？」

「她和警衛不合。」

這是全棟樓都知道的事情。她瞥了小如一眼。

「那總得有人去跟警衛說吧，都已經開始變臭了，真是！」小如雙眼定定地看她，嘴唇的動作變化複雜，常出現一些為了表情，而非發聲的形狀。

她恨恨扭過頭，抽起零食櫃上一根巧克力棒，再轉回頭，臉上的甜度不輸她手上的甜物。她對小如笑了笑，轉身就走。

小如看著她離去的背影，淨白的臉上隱隱泛起一層壓抑過後豬肝色的紅暈。

其實她一直都知道，那個人——就是她。

公司左半邊是工程部，那是一塊陽盛陰衰之地，連室內擺設的植物，都在刻意彰顯這種分別。

業務部與會計部的室內植物，多為細葉、嬌貴的盆栽，外面陽台上，還特地種了好幾盆玫瑰……等花卉，而工程部則多為乾旱的沙漠屬性植物，一星期頂多只能澆一次水，不小心澆多了，只會使根部腐敗，有害無益。

公司的右半部總充滿無聲的話語和眼神交流，密密麻麻的在每一個座位間竄動，他們知道不少，但這些消息就像絲線一樣，緊包著他們，一個方型座位是一個坑洞，每一個坑洞裡都蟄居一團橢圓的白色蠶蛹。而左半部什麼也沒有，荒涼的像座大漠，蜚言流語在這從不私下流動，而是開誠佈公，一方面是所知有限，另一方面是因為他們彼此能談的話題少之又少，難得碰見了相同話題，不但要拿出來講，攤出來說，還要加上莫名其妙的臆測，只要一有可疑人選出現，便非得要搜集眾人印象中所有支離破碎的事證，沒人管A跟B的相關有多高，反正說的出來，就先加分，等累積到一定的量，就可立即拍案定論。

（反正，人們向來只看樓有多高來代表一些抽象的形容詞，像是先進、發達、富庶

……等，卻顯少有人真正去關心裡面究竟有多少實質的東西。)

一個快四十歲的工程師在茶水間外遇見了她。

「妳也來喝水？」工程師臉上的笑容近乎討好。

「嗯。」她心不在焉，模糊不清地回答。

「剛才我們那裡在討論一件事。」

「什麼事？」見他神秘兮兮開頭，她收回原本急欲走離的兩隻玫瑰色高跟鞋。

「就是從廁所傳出來的那個臭味，阿姨都跟我們說了，說妳們有人上了廁所沒沖水。」

「是壞了。」她皺眉，腦中浮現阿姨黝黑油膩的暗色臉孔。

「怎麼不叫人來修？那東西愈來愈臭了，中午上廁所時才依稀聞的到，現在卻連我們辦公室都可以嗅到那股尿騷味。」

「哪那麼誇張！」她覷了工程師一眼，鼻子卻下意识收縮了數下。

「反正大家都這麼說，說完後，就感覺好像真有那麼回事。」工程師有些不好意思地搔頭，不明就理地看著她的美麗雙目有些噴火。

「阿姨不肯和警衛說，當然沒人來修。」她冷眼看他，自覺殘忍地發現——他像條狗。

「那妳為什麼不去跟警衛說？」男人困惑。

「你去說吧！」她全身向他發散出對他的感覺，毫不掩飾。

「我……」工程師瑟縮了一下，怯懦開口：「我怕下次警衛會為難我的朋友。」

這棟大樓進出都要刷卡，若有朋友來找，通常需要登記或解釋半天才給放行，通常最好辦法是內部的人，直接下去接人上來，不過就算這樣，警衛有時也會用那惱人的審視目光打量，總讓來人不好受。

她對工程師巧然一笑，彷彿在告訴他。那不就得了？

「我們一整天都在討論那個人是誰。」男人突然神秘笑了笑。

她心中一驚，雙眼卻懶洋洋地看他。

工程師向她走近兩三步，刻意用最低沉的聲音說：「我們都覺得是——」

她身體逐漸產生僵硬的感覺，害怕他說出像「最早到公司的人」或是從膠帶、紙張瞧出什麼蛛絲馬跡，幸虧她早上腦子還算清醒，用格式統一系列印的方式來張貼文字。

「小如。」他興奮的語氣像在宣佈比賽得獎者。

「小如？」她放下一顆心，像沈下一顆石頭，然後，心底立刻浮冒出一個問號。

「是吶！除了她以外，還能是誰？」男人自信地說。

「用女廁的人可多了。」精神鬆懈下來後，她對眼前的情況感到好笑。

「但她的可能性最大。」見她不信地撇嘴，他舉證：「全公司就屬她最會喝水。」

「喝水？」她挑眉，並不打算提醒他這件事的重點不在次數上的機率問題，而是純粹

的運氣因素。

「是呀！每次休息時間一到，她就老往茶水間跑，用幾分鐘的時間喝掉一杯熱水後，又立即泡了一杯回座位上，阿姨說，她平均一小時要上一次廁所。」

她挑眉，不予置評男人這番話。她不記得以前去廁所時，有無被阿姨偷偷記下次數，阿姨待在廁所裡這件事，是很容易被忽略的，因在她的腦子裡，已將阿姨變成廁所的一部分，就像洗手台、衛生紙、馬桶一樣，只有等它們壞了、沒了，才會引起她一點點的注意，然後再轉眼間，即可忘掉，直到她下一次光臨廁所，才會突然憶起，啊！剛剛衛生紙就沒了！馬桶壞了！阿姨不一見一了！

只要阿姨在的一天，她就會不斷不斷地提醒眾人，唉呀！誰上廁所沒沖水！誰那個來，把馬桶弄的血跡斑斑，像兇殺案現場一樣！（天曉得，阿姨最好是有看過兇殺案現場。）誰的尿滴在馬桶座上？好噁心！誰一次拉了幾百公里的衛生紙，就為了擦那兩隻小手，好浪費！（阿姨，那一捆衛生紙的總長度，絕不會超過一百公里，所以更別說“幾百公里”！）

她敏銳的搜尋系統又感覺到一個黑影晃過電梯前。

公司大門一出來，便是電梯，電梯再把左右兩個空間隔為廁所與茶水間，左邊出右邊進，茶水間靠電梯的這一邊，有個安全門，安全門外有一個大型的橘色垃圾桶，公司同仁大多在下班前幾分鐘來倒垃圾，通常不會選擇在下午三點的休息時間，所以這裡是她幽會的秘密基地。

她忘了自己是怎麼打發掉工程師。（也許是因為他在她生命中，正扮演著一個可有可無的角色，所以她對他的記憶反映出這項事實。）

匆匆來到安全門外，一個恍神，便被人拉進安全門裡。

「怎麼這麼晚才來？」西裝筆挺的男人將她壓在裸白的牆上，像俄羅斯娃娃那樣包擁著她。

「還不是小如！」她側過頭，親了男人坑坑疤疤的臉頰一下。

「我小姨子？」男人全身肥肉不爭氣顫了兩下後，僵硬。

「是呀，我的經理大人。」男人臉上慌張的模樣，讓她感到一陣滿足，所以她輕輕地笑了。

男人見她笑了，心頭上的肉一陣發癢，一把將她擁的更緊。熱氣在她後頸放肆地吐納，灼燙的右手掌探進白襯衫裡，她扭動掙扎，低喝：「別鬧了！」

男人恍若未聞，心裡只有一個念頭，就是將他身上的癢，漫到她的身上去，其餘的，男人都顧不得，也不想去顧。

「我三個月沒來了。」她冷冷的說，語氣像在陳述誰死了。

男人只愣了幾秒，稍微鬆手，但仍緊抱著她，為她身上常有的一股香氣。

「我正考慮要不要拿掉。」她盯著白牆上兩個重疊的黑影，從前是他疊著她的，如今，她只看見自己的影子，即她影子裡一個極小極小的黑點。

「……」

「你真覺得小如什麼都還沒發現嗎？」她花漾的五官迸出一絲寒光。

「她沒跟她姐說，就是還沒發現。」男人吻上她的髮，心中想到，原來是懷了孕，難怪這陣子老覺得她胸部似乎變大了。

兩人各自深埋在自己的思緒裡，許久後，男人看了眼手錶，開口：「明天，我約了一個大案子來公司談，把業績給妳，光是獎金就超過妳一年的薪水。」

「這麼大的案子。」她輕鬆地回答，感覺僵了一個月的神經，終於鬆了下來。

「我花了一個多月策劃、協商，就只剩明天正式簽約，我把好處都讓給妳。」

她愣了一下，然後笑了，塗著鮮紅豔?的手指，輕撫著男人的下體，男人閉上眼，吁了口氣。

「你對我的好，我會好好放在一銀行裡。」她美麗的臉龐隱含著一種下決心後平靜和煦的溫度。男人以為她又在說俏皮話逗人，只管笑著，覺得她真是個逗趣的好情人，他這輩子最愛的情人。

第二天，尿又更臭了。

阿姨忍著臭，仍在偷香噴噴的洗手乳，只是比平常更加狠毒報告著別人私密的如廁習慣。

工程部裡所有的人，更討厭小如了，氣她的不說，自己生出的禍事要自己解決才對。工人又來了，這一次來，不是為了窗戶，而是為了一個女人。

小如不只知道誰和誰搞在一起，還知道一個月前，有人在廁所裡用了驗孕棒，阿姨全說了，但小如選擇什麼也不說，說了之後，她只有失去，不會得到任何東西，如果硬要說有，那至多就是對得起自己的良心，但小如並不打算對得起那個叫做良心的東西，因小如對良心的存在與否，根本上積存著相當深厚的質疑。

每天小如看著美麗的她，披著發生在她身上的醜陋事件，只有在這一刻，小如才會深深感覺到上帝是如此公平！

阿門！

她、經理和另一間大公司的代表從會議室裡出來，每人臉上笑燦如花，等人進了電梯，男人問她，怎麼了？

她笑了笑，說是昨晚沒睡好，有點累。男人要她好好照顧自己的身體。她想起那個已打包收拾好的家，又笑了笑。

走出電梯，A代表見B代表皺眉，關心地問：「怎麼了？」

「沒什麼。」

「是合約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嗎？」A代表問。

「不，你難道沒聞到嗎？」

「聞到什麼？」

「那股臭味……」

「臭味？從空調傳進來的嗎？」

「應該不是。」

「那是從哪裡……」

「你真的沒聞到？」B代表不耐煩地打斷A代表。

「我……我專心在合約上，所以並沒有特別聞到什麼臭味。」

「你怎麼可能沒聞到，那味道這樣明顯！」

A代表無辜地聳聳肩，B代表嘆氣，朝大樓警衛點點頭。走出大門，不解地抬頭望向這棟金碧輝煌的大樓，帶點怒意困惑自囁：「究竟是怎麼搞的？這些人居然全都受得了？」



淡江時報社